



上海姑娘

張 弦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上海姑娘

張 弦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57年·北京

上 海 姑 娘

張 弦 著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*

開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• 印張 $1\frac{13}{16}$ • 字數 42,000

1957年9月第1版

195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4,500 册 定價(7) 0.18 元

統一書号: 10061•52

内 容 說 明

青年工程技術員陸野，剛從學校畢業來東北某地工作不久。他自小生在上海，但對上海姑娘的愛打扮、愛漂亮、愛說笑、愛玩樂的生活作風抱有一種不好的偏見，甚至討厭她們。

這時，他的宿舍里搬來了三位鄰居，恰好都是上海姑娘，其中的白玫又擔任了陸野施工工地的甲方代表。由於生活和工作上的接觸，使陸野逐步改變了對這位上海姑娘——白玫的看法，並且愛上了她。劇本反映了青年工程技術人員的豐富愉快的生活，並比較細膩地刻劃出兩位主人公的不同性格。

序 幕

画面：

上海鳥瞰，美丽的城市，繁华的世界。

本片男主角陆野的声音——年輕的、富有活力的声音：

上海，这个在东方享有盛名的都市，在这里，度过了我的少年时代。

画面：

黃浦江沿岸的高楼大厦，車水馬龙。

声音：

上海，它是个閃閃发光的城市；它以它所特有的魅力，綺麗的光彩，吸引着人們：青年人或者成年人。

画面：

熱鬧的南京西路，熙熙攘攘的行人；上海姑娘們在街上走，她們服飾新穎，談笑活潑，举止动人。三三兩兩地走进商店，走进电影院，走过一亮一亮的霓虹灯广告前，走过靜靜的栽着法国梧桐的人行道上。

声音：

然而，我对上海，对上海人，都存在着一種不好的偏見，特别是对那些上海姑娘們。

画面：

上海姑娘們在櫥窗前，她們指指点点，不停地談笑着，評論着什么。……

声音：

她們爱打扮，爱漂亮，爱嘍嘍喳喳地說笑，爱玩爱乐。

画面:

……在衣料的橱窗前，在时装的橱窗前，在化粧品的橱窗前，……我們可以看到她們的近景，她們搶着說些俏皮話和微笑时的面部表情。……在理髮館里，許許多多燙髮的女人。……

声音:

对于她們，似乎除掉衣料的花色、頭髮的样式，生活里找不到什么更重要、更严肃的东西了。

画面:

公园，嫩綠色的草坪。她們兩三个一起洒脱地走过。她們和男朋友在一起显得有些做作地走过。……她們时髦而且漂亮。……

声音:

她們一个个都很时髦而且漂亮，不过，我不喜欢她們，甚至可以说，我讨厌她們。

画面:

公园里的鏡子一样平靜的湖面，倒映出湖边的风景，倒映出湖边石椅上坐着的和沿着湖边散步的游人。……

声音:

但是，偏偏这样的一个上海姑娘，出現在我的生活里。……

画面:

……一顆石子投入湖里，打破了平靜的水面。……

声音:

……打破了我的平靜。

画面:

湖水的漣漪，……隱隱約約的几个字在水的里面蕩漾，漸漸清晰起来:

“上海姑娘”

(下面一連串是影片前的字幕)

漣漪还在一圈一圈，不断地扩大……

新的城市，建設着的工业城市，一排排工厂的烟囱，寬敞的新鋪設的街道，沿街稀落的但是整齐的房屋和商店。

陆野的声音：

“五四年我剛从大学毕业，就被分配到这偏远的地方，来建設这座新的工业城市。……”

小道，兩旁栽着密密的冬青，小道的尽头，一片宿舍。

“第二年的冬天，我們已經搬到了这幢新盖好的單身宿舍里。宿舍三楼的一間屋子，四張床，七另八碎的东西，比較凌乱。”

“这是个和平常没有什么兩样的星期天——老張在那里看他的古典小說；小李搞他的無綫电；小赵今天沒有人找他打球，正在望着外面发愁；我呢，照例在写着一周一封的平安家信。……”

随着声音，我們一一認識了这屋子的几位主人：屋角的一个，年紀較大，戴着眼鏡的老張，正躺在床上看“聊斋志异”；他对面的床上，被子沒有摺，上面放着一副壘球手套；第三張床靠窗放着，床上站着的是个子不高但很結实的小伙子小李，他在把一只收音机里的小喇叭，高高地安放在牆角上，而收音机里的灯泡、变压器等等都放在床上；小赵穿着运动衣，手里擰着一双剛剛刷好的球鞋，站在窗旁向外望——外面刮着大风，阴天，要下雪的样子；靠窗的這張桌子上，堆着一些書籍和信紙，“民間歌曲选集”、“大众电影”、“中国青年”……

陆野坐在桌边，正在信封上写着“陆老太太安啓”几个字。

小赵打开窗戶，把鞋放在窗台上；窗外傳來一陣汽車声和女孩子們的声音，“到了，到了！”

“喂，快来看，陆野！”小赵喊起来。

陆野往外看去，楼下大門口停着一輛帶蓬的汽車，跳出来两个姑娘，接着，她們搬出一件行李来。

“慢慢来，先去看看房間再講……”飄来一句上海話。

小李、老張都挤到窗戶旁。

两个姑娘进了門。随后，汽車里又出来一个姑娘。

她就是我們的主角——白玫。

小赵一不小心把只鞋碰掉了。……

鞋落到地上，她一惊，抬头望他們。

小伙子們赶紧把脑袋縮进去。……

“那兒来的？”小赵問。

“誰知道？”老張关上了窗。

小李剛把收音机接上綫，那高挂的喇叭突然此刻响了起来，正在报告新聞：“据当地的报纸說，这几位客人是从大西洋彼岸来的。……”

小伙子們轟然大笑。

門外也是一陣笑，一个老管理員領着她們走上楼来，她們不停地說笑，講話是純粹的上海口音。

白玫：“喂，是三层楼上！”

她左边的女伴惠娟：“离市区真远啊！好勿好走勒半个鐘头啦！——阿是哦？淑芬！”

淑芬：“啥人講——四十分钟还不止！……”

陆野他們的屋子，正好对着楼梯，这时他們打开了門，靠着門边迎着她們。

“303……这一間。”管理員拿鑰匙打开了他們斜对面这

一間的門，姑娘們一擁而入。

“怎么？她們搬到这儿来？”小赵問管理員。

“住不开了，沒法子……”

小李：“那——多蹩扭！”

陆野：“尽是个个上海人！”

小赵：“哼，真有趣兒！”

汽車司机和两个姑娘抬着箱子上楼来，陆野在屋里喊：“小赵，漿糊擱哪兒啦？”

小赵站在楼梯边，想帮忙，但插不上手，于是就下楼去，一面說：“等会兒，我檢鞋……”

等陆野拿着信封出来时，他提着一个大皮箱走上楼来，箱子的鎖环上系着那只球鞋。

“帮帮她們忙吧！”小赵說。

“得了，我才不呢！”他逡自走下楼去。

走到二楼，只見白玫提着一个網綫袋——里面是三个臉盆，兩面鏡子，梳粧盒等等——一个不大的皮箱，以及兩根丁字尺和其他另碎东西上来，他們在楼梯上錯過。陆野甚至沒有看白玫一眼，只顧往前走。忽然背后“哎哟”一声，一只皮箱順着楼梯滾下来，并且跌散，一股脑兒攤在陆野的脚前：华丽的緞子的花園脖，各色各样的花手絹，帶着絲絨套子的热水袋，綉花的毛綫衣，彩色的辮結，照相册，美术日記……还有一个漂亮的洋娃娃，它哇地叫了一声，眨了眨那奇大的眼珠。

陆野望着那些东西，臉上浮起一絲嘲笑。……

二

第二天的黎明。

陆野屋里，大家都还睡着，可是門外已經有几个姑娘端着臉盆走过的声音，說笑的声音，不一会，索性唱起来了。

小赵探起头，听了听，爬到床的一端把門把开一点。
歌声傳进来，温柔而活潑：

“姑娘出嫁囉，
从南方嫁到北方。
‘新居在哪兒？’
在风天雪地里，
那兒偏僻又荒凉！”

老張翻了个身，嘟囔道：

“唉，大清老早就唱歌，……咱們算是倒了霉了！”
小赵却坐起来披上衣服，靜听。

“姑娘出嫁囉，
从南方嫁到北方。
‘新郎是誰哟？’
不是多情的青年人，
那是正在建設的厂房！”

陆野翻身起来，关上了門，对小赵：

“每天你都得人家喊，今格兒怎么啦？”說着，拉起被子蒙到他头上。

盥洗室，这是一般單身宿舍常見的那种，兩边是兩条水磨石子的槽台，上面一排自来水管。

小赵先进盥洗室，姑娘們还在洗东西，和他打招呼。

老張、陆野进来，姑娘們若無其事地用上海話在談着：

“噢哟，此地天气僚能加冷格啦？”

“……地方是齷齪得来，儂看灰尘多少！”

“格搭自来水也弗灵，衣裳也汰勿干淨！”

小赵碰碰陆野，示意問她們說什么。

“說咱們這兒不好呢！”

小趙就熱情地向她們解釋：

“咱們這兒，現在可好多了！三年以前這兒是什麼？干脆是一片高粱地。我們去年來的時候，四十個人睡一條大炕……現在你們看——”他指着窗外的一片雪景，“這一片宿舍、食堂都蓋起來了，咱們也住上這個有暖氣的大樓了……”

姑娘們很認真地听着，白玫走到窗前，隨手把暖水瓶放在槽台上。

陸野不滿意地皺皺眉頭，冷冷地打斷了小趙：“哼，可总比不了人家上海舒服啊！”

說着生氣地把水一潑就往外走。

“嘭”的一聲巨響，這只暖水瓶接觸了冷水爆了。他十分尷尬。

宿舍的門口，姑娘們站在那裡商量着什麼，隱約可聞的是“參觀去坐啥格車子啦？”“倅能弗來接啦？”“弗來接，阿拉自家坐公共汽車去！”

陸野下樓來，淑芬迎上去問他：

“同志，我們上工地參觀去，那兒有汽車站？”

陸野瞥她一眼：“往東拐，路北邊……”

她立刻又嘀咕開了：“往東？”“格面是朝啥格啦？”

“喏，東面是嚙面，儂只要看太陽好勒喏！”

一陣風帶着地面上的霧狀的雪，吹進門來，陸野暫時站住了一下，忽然發現她們正在打開的一個手巾包里，包着五、六只口罩。

“要那麼多口罩干嗎？”他奇怪地問。

她們不大自在的互相望了望，惠娟說：

“我們在上海，聽說這裡走在路上，口罩會結冰，要隨時換……”

“啊——哈哈！”

陆野失声笑了，想跟她们解释，又一摆手，决定不理睬这些，拉低了帽沿，大踏步地走出门去。

他的脚，深深没进雪地，她们一个一个，跟随着他，鱼贯而行，她们踏在他的足印上。

他走在很前面了，回头望着她们在风雪中狼狽地走着，他又笑了。陆野上了公共汽车，汽车向前驶去。

三

工地，这是陆野工作所在地，一座单调的正在建筑的厂房，附近是混凝土搅拌厂，浇灌的场地，一切杂乱无章，忙忙碌碌。

一群人在参观，其中包括这些上海姑娘。

载着混凝土的汽车驶过，溅起一片带雪的泥浆，她们赶紧闪在一旁。……

吊着一根混凝土钢梁的履带式起重机在她们面前走过，它喷出一片雾气。……

领她们参观的那个男同志，高高的个子，他指点着说：

“这些是混凝土的养生坑……”

白玫问：“徐同志，这里用蒸气预热吗？”

“用，预热的蒸气从那边接过来……”

陆野和两个工友在高高的管道支架上面工作，一个工友望着这些参观者道：

“瞧那花圈脖……”

陆野望过去，只见她们正在往地沟边走，宽宽的地沟上架着一条木板，上海姑娘们跟着带领她们的徐同志，在上面艰难地、提心吊胆地走过。……

“这些人干什么的？”另一个工友搭訕地問。

“誰知道，那几个女的是我們的鄰居，新来的……”陆野說。

“陆技术員，那不坏呀。”

“哼！都是嬌里嬌气的，沒什么意思。走，干活去！”

四

陆野的声音：

“从此之后，这几位上海来的女鄰居，就常常在我們的眼前閃来閃去……”

下面就是一連串的画面：

陆野、小赵和她們上楼下楼在楼梯上錯過，相互点点头，小赵热情地和她們打招呼。……

陆野打开門出去，白玫正端着一盆水在他面前走过。她的头发上夾着几十支卷发的夾子。他略略皺了皺眉头。

……

陆野画着草图，桌上摊着好几本書和字典。小李認真地思索着，說：

“据我看，这种管道边上用軟电纜不合适——太潮湿！”

陆野自信地：“可是我們还是那么干了！我有根据，你看……”他翻开另一本俄文書。

門外，姑娘們活潑的談笑声傳來。

小李：“噯哩哇啦，噯哩哇啦，象吵架似的，真……”

小赵連忙辯护道：“什么吵架，人家来了客人……”

敲門。

“进来！”

門开了一条縫，外面站着的是淑芬。

小赵赶紧打开了門：“哦——！請进来吧，有事嗎？”

她一只手拿着只杯子，客气地微笑說：

“你們有開水嗎？”

沒有人答，只有小趙熱情地一面答應“有有”一面遞給她一個暖水瓶。

“……樓下的鍋爐又壞了，這兒真……”

“你拿去用吧，剛從後樓打來的……”

“謝謝你……”小趙關上門，就對屋里的人說，“她們來了好幾個男朋友，還帶了好些東西來……”

“哼！你什麼都知道！”小李譏笑道。

“知道又怎麼樣？”

又敲門。小趙應聲把門拉开，一面說：

“不用忙，請進來坐……”

門外站着的是洗衣服的老大娘：

“你們有髒衣服要洗嗎？”

小李和陸野都失聲笑了。

五

春天，星期天的早晨，遠處擴音器響着歌聲。

桃花盛開，花枝招展。

一只壘球，穿過桃樹的花枝，向道旁滾去，那是小趙沒有接着陸野扔過來的球。

陸野遠遠望去，只見他追了兩步，球已被撿起，是那些剛從門里出來的上海姑娘。

她們个个是節日的盛裝，風姿綽然，

白玫瑰聲笑着，把球扔給了小趙。

陸野偏着腦袋觀賞她們，不耐煩地叫：“小趙，快點……”

小趙望着她和她的女伴兒們輕盈的背影，心不在焉地：

“陸野，別扔了，咱們也上街溜溜去吧！”

“喂，上街嗎？等我一塊兒！”

是小李在喊，他正爬在窗外搞天綫。

“哎！快別搞那個破天綫了，多危險！……”

六

大街，寬寬的，新鋪的街。

這一帶還很荒涼，沿街有幾個小攤，遠處甚至還有些菜地和一兩間茅屋，再往前去，就是熱鬧的地段。

陸野、小趙和小李，在這裡走，一面說笑着。

十字路口，車輛來來往往，汽車並不多，紅綠燈却不時地閃亮着。

紅綠燈是新建的，柱子上粘着一張“油漆未干”的紙條。

紅燈。一個懂事的紅領巾小姑娘，拉住她的奶奶：

“紅燈就是不讓走，您瞧，車來了不是？”

陸野走到她們旁邊。綠燈，一起過街，走進路口的百貨公司大樓里。

小李在“無線電器材”櫃台前挑選真空管，小趙拿着一包糖食遞給陸野，一面碰了碰他，叫他看那邊。

“化粧品”櫃台前，站着那幾位女鄰居。隨着她們的指點，那些香水、粉、雪花膏——被擺到櫃台上來。

幾個梳着辮子的朴素的本地姑娘走過，有的在這櫃台上買了點什麼。上海姑娘們和她們相比，實在要引人注目得多。

她們在不滿意地評論着，淑芬拿起一瓶香水，聞了聞，做了個不滿意的表情，其餘的都笑了。

顧客們來來往往在他和她們之間，很多人注意她們。

她們旁若無人，說笑着向樓上走去。

陸野皺着眉，聳聳肩扭過頭去。

小趙欣賞地：“她們跟本地姑娘就是不一樣！”

小李搖搖頭：“真看不慣！走吧！”

小赵：“上楼？”

陆野：“下楼！”

七

陆野的声音：

“尽管小赵对她們很感兴趣，但是我的一切仍然照旧，每天到工地上班，月底月中上公司去彙报一次工作。……”

陆野在街上走。

他走近一座办公楼，走进了大門，和传达室里的一个人打了个招呼，走在甬道上，楼梯上。

来往的人不时地互相打招呼，有的站下来交談。

在一間挂着“技术科”牌子的門口，站着惠娟，她正和一个人講話，見陆野过来就向他点了点头。

他走进一間办公室。

这里放着兩三張写字台，其中一張前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，略微有点秃頂的胖胖的矮个子，他正在打电话，見了陆野立即說：

“我正为你那个了，你坐一会儿。”

电话里有了回声，他說：“对了！找陈科长！”

陆野就在旁边一張椅子上坐下，望着王技师。現在，他正在表情十足地对电话听筒講着話：“啊——陈科长，我姓王啊！哎——对了！对了！正是为了汽車的事……是嘛，拉的东西不多，又是順路，再說，任务实在是太紧了！……那——决不会、决不会，我負責、我負責！……”

陆野的声音：

“咱們这位王技师，是个挺有天才的演員，他說話、办事、都很象演戏似的，你瞧，打电话还做手势！……”

王技师繼續在講：“哎——对对对……正确正确！……”

嗯？……看在我的份上？給解决？噯呀呀！那——嘿嘿嘿嘿！
真太……嘿嘿！”

放下电话，微笑着搓搓手，向旁边坐着的陆野说：

“所以啊，咱们家乡的那句老话是千真万确——‘人熟为宝’。——熟人，就是好办事！你看，昨天你还火儿上了，跟他讲什么周转率，那管什么？还不是按制度办事？可我一个电话，你瞧瞧，怎么样？……”

他点燃了一支烟，深深地吸一口：

“小伙子啊！火气别太大，动不动就抬杠，关系闹僵了，自己吃苦啊！”

一个青年职员推门而入，气冲冲地：

“下水道管子谁负责运输的？”

王技师皱了皱眉头，随即展开双眉，脸上充满笑容：

“噢！——老张同志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慢慢说，慢慢说，请坐请坐，……哎！——很忙吧？”

“都让你们闹的忙得要死！你们领取材料总不能不遵守制度啊！一会儿这个说要一米另五的五十根，一会儿那个说要一米二十的，一会儿又说，干脆都不要了！……”

“哎——你先别急，咱们这个厂部，的确是相当严重，基本上这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，老张同志，这么办好不好，……呃——哎！你贵姓？”

陆野奇怪地望着王技师的表情。

“我姓王。”他已平静多了。

“哦，哈哈，巧极了，巧极了，我们是本家，”他却很自然，“我也姓王。王炼——千锤百炼的炼！……嗯，你不是在仓库工作吗？”

“不，我在调度室……”

“啊——对了对了，上两个月，我上你们那儿去还……”